

明史紀事本末

四

天

地

平

平

平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澗谷應泰編輯

南宮復辟 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  
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 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  
守備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  
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堦表請朝上皇有詔  
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出

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玘者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玘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甕中瘞後圍瑯僕福童潛走憲司訴玘父子殺瑯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玘懼乃謀爲逃死計遣千戶袁

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  
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玠罪予官都督尙書胡濙  
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貽愕久之司  
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  
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  
部尙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  
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扣案  
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監阮  
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者往監  
蘆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

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袋非常製  
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  
遺刀求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  
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兇兆死不足  
贖忠懼乃佯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  
忠狂言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  
英宗復辟忠果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性聰敏學  
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傳之正統中客遊大同  
上皇旣北狩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  
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  
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  
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爲詐寅力言於石亨亨與于謙  
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  
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

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  
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  
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避之  
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綸上修德  
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  
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  
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  
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



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  
膚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 以進士楊集爲六  
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琰進易儲之說以  
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  
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  
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  
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  
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  
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

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憇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親之誼時朝見上皇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  
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  
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  
謂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  
謀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禎  
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  
朝廷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御  
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皇儲一  
立無他慮矣眾還道作封事草會稿於朝眾謂上皇  
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

李賢以問蕭鐵鉉曰旣退不可再文遂對眾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爲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有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瑛以己巳倡南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貞亨軌從其言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

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國  
家耳况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  
爲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  
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去至十六日旣暮  
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  
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  
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  
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  
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

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  
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旣入有貞仍鎖門取鎖投水竇  
中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亨軌亦惟有貞處分莫  
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  
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眾取巨木懸  
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  
垣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曰  
爾等何爲眾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  
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輦以

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眾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眾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旣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眾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眾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旣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

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禮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喜嘆良久遂有是擢 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市先是己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左右諭之



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  
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  
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  
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禎等阿亨輩乃以  
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辨  
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  
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  
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  
勤斬東市妻子戍邊徼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  
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

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  
曰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不許乃  
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弓劍冠帶之屬於堂而加  
封識歲時一謹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  
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陵之故小人無不憾謙  
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  
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嘆  
吉祥麾下指揮朵耳者以觴醻地而慟吉祥恚扑之  
明日復醻慟如故天下無不冤之都督范廣勇而知  
義爲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論迎復功封武清侯

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軌爲太平侯張輓爲文安侯  
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  
兵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  
襄伯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召廖莊於定羌驛賜還官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諡恭愍廕其子入太學  
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詔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  
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  
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  
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  
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卽位立妃爲皇后后

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爲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舊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

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  
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  
我語有貞但戮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  
下詔封之歲支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  
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軌埒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襄王瞻塏來  
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  
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  
訓諭郈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  
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

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爲險語觸上上殊不爲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參政 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極鍛鍊無所得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爲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黔首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  
震驚百官芟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郿  
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  
新君有捉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  
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值異  
國班荆矧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爲作  
也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紱兄且自陳失德不  
敢復事宗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  
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  
又何傷焉至於菟裘營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

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憂死之漸君子謂廊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釁身實召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器輕信宵小被繫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闔外之帥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



法尚當引繩批根况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  
卽至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  
明予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立宗出奔靈武  
卽位道君北狩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  
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  
帝於彌留假閣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  
正始景皇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  
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  
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  
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舞陽之徒乎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其軫念熒爨撫恩弱息豆其瓜蔓之涕又何淫  
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誤人國刻薄  
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  
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辰處人骨  
肉自古其難漢畱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爲征蠻將軍  
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  
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灤州人出王  
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  
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爲左參將守萬全  
亨渭南人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

騎射有膽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

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

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

鎮撫是年亨為都督僉事彪亦為指揮使從亨參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進

討鄧茂七餘黨悉平之事見平浙閩寇七月上北狩八月太

后命郕王權總國事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

石亨繫錦衣獄 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

於獄命亨總京營兵 十月七先犯京師于謙石亨

分營城北七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

門南逾蘆溝橋散劫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鏗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爲第一也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緝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耳敵以爲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慟哭盡棄其羊馬輜重自紫荆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漠北矣旣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

出紫荆居庸關 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

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乜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  
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召命  
於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軌張輓謀謂帝疾必  
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  
冕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  
世子爲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  
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

第一進封忠國公召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鑄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 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爲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爲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 夏四月石亨張輓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 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

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由是富得  
致仕歸田里 削都御史王竑籍安置江夏石亨忌  
竑嗾言官論其犯闕也 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  
歸徐有貞李賢言於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  
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  
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  
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  
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  
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  
矣初吉祥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恒訐其短至是聞



亨言勢復合 六月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

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

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戮兇豎張永猶子今結

御史爲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

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卽實

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問訊瀕死 逮大學士

徐有貞學士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

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左李賢入閣力助

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旣詔獄

給事中王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附有

貞賢嗾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頓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於理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未減戍邊衛旣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

人問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軌  
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 秋七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  
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  
榜格岳正言於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理時吉祥在傍請  
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譖徐有貞怨望謫  
戍金齒 謫內閣贊善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  
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  
武臣權過重上頷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

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卽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遂指爲謗訕營內批有是謫兵部尙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成肅州衛 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丁 九月敕左順閹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輒入先是石亨張軌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

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  
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爲尙書上曰且使  
侍郎再遷則尙書矣亨出曰一遷尙書何不可者乃  
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間屏人  
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旣  
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  
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  
內府門寧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  
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  
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

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為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疎之 十月亨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言止不行 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私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嘗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為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

軌吉祥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貞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軌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政高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懼亦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 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擐其衣甲旗幟大敗之三山墩以功封定遠伯召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埜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又召還進侯彪至京會北使入貢者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性陰狡兇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



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畱爲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  
連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遂杲上言石亨  
怨望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  
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荆  
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  
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  
所欲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  
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  
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

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及亨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

死先是上使工部爲亨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宅顧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吳瑾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己且

不得獨完因日犒諸降丁金帛倚爲腹心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爲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蓄異志未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指揮遂臬奏捕之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箠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無赦而下諭廷臣守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

欽以故大懼又遂杲伺欽甚急會是月孛來寇甘涼  
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兵部尚書馬昂監  
其軍擇庚子昧爽出師於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  
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爲石彪  
續矣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  
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  
可爲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  
可二鼓鏜與恭順侯瑾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  
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  
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鏜聞上上止開門縋

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鑄鐸率番將伯顏也先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卽召死士馳至遂杲門杲方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爲上伺欽欽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旣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斫深肩破其身爲兩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爲征西軍也及訶知各悸散去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戶外之聲洶洶賢驚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跣擊賢背少選欽持遂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今日直爲此激變非得已也

可爲我草疏進上亡何又執尚書王翽賢乃就翽所  
索紙爲草疏同翽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火  
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甄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賢  
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懷寧  
伯鏜謂其子軌若弘曰若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  
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鏜曰  
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  
諾工部尙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  
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  
門鏜接戰鏜軍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鏜欽

中流矢創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覘賊猝與遇力戰死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鏜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鏜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欽懼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鏜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鐸見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殫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且追磔欽鐸鏜鉉伯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



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  
通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姻黨株連三老  
獲免 八月進伯孫鏗爲懷寧侯馬昂王勣李賢並  
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將士陞賞有差追封  
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以擒賊詔  
示天下布寬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  
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  
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必欲  
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  
之於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卧虎北陲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旣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朔騎憑陵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關旣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旣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算上天垂象蓋可見

矣卽在景帝憑辰羣臣憂懼或心歸沂邸或意屬襄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旦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駕萬一謀臣不謹郿邱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爲己功吉祥蒙狐趙之勳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沁園曹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於時彪鎮大同亨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召

還帝旣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鑄鉉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之功懷寧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陵遲衰微矣英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

爲不勝其悔也

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訶刺外事汪直者大藤峽猺獐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眾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別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

樂中盡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 二月籍沒福建都指揮楊勰家勰少師榮曾孫也居鄉逃罪入京師錦衣百戶韋瑛故無賴冒內官韋姓者從征延綏陞百戶至是詣汪直報之謂勰家貲巨萬常殺人將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連兵部主事楊仕偉中書舍人董璵俱下獄瀕死勰竟斃復遣瑛籍其家 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爲贗書誘愚



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  
故賓奏之 夏四月汪直令韋瑛執左通政方賢太  
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  
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韋瑛執繫之御史黃本  
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  
送錦衣衛問爲民 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  
織數起大獄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  
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

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遂  
杲有以激之一旦禍與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  
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  
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  
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  
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  
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畱守大臣  
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  
恩齧指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責  
之謫韋瑛戍宣府 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爲民初汪

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  
識韋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  
貳欲詣直屬越爲介旣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  
大悅一日項忠途遇直旣過覺之追及下輿謝直不  
爲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  
不爲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銜忠日掇  
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  
璧持赴旻署名旻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  
曰公六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卽遣人  
報韋瑛直愈怒思有以中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

軍撓法忠逐綬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  
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事  
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  
乃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黃賓事誣  
搆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  
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璧亦降調璧故尚書  
夔子也 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  
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  
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  
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

臣自陳去畱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進  
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  
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  
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  
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  
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瓘排諸大  
臣輅旣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 十一月以御史馮  
瓘爲大理寺丞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  
史王億爲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

士例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是海西兀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驗放管指揮索其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會散出哈姪產察人貢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誣散出哈聞之怒謀聚眾人犯邊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廣寧面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啓他日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阻之散出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遼左諸衛故有執殺董山之怨

既藉海西之勢遂畱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以直年少喜功同覃昌至南閣集尚書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人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或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眾皆曰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爲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歸諭其眾使知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聽宣璽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

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  
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聞直聲勢久無一人出  
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  
升所招兀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參將  
周俊悉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  
邀文升文升馳至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  
屬卽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  
升言犒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會聞於上 秋七月  
江西人楊福僞稱汪直伏罪福嘗爲崇府內使隨入  
京旣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



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卽僞爲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廩  
歷常蘇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  
威福大張旣至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  
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卽訊遼東  
事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陳鉞  
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  
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除道飾廚供帳鮮麗文升獨  
與直抗禮頤指左右左右多譽鉞毀文升鉞又乘間  
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

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  
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謬  
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  
禁鐵器非農器也 秋七月命汪直行邊 冬十月  
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陳  
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旣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  
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  
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  
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  
海西諸部以復仇爲辭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掠男

婦皆支解以徇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博上言東西廠緝事旗校多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傷國體非治世事疏入切責 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寧伯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太監汪直總兵緱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爲言比之黃

潛善賈似道詔罰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迓不見越巡撫遼東王宗彝遂阿直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錦衣衛獄戍遼東 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寧伯王越佩  
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 冬十月巡  
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  
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  
禮紘獨與抗直亦不爲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  
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  
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  
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  
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潛

以直構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  
結昭德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疎之於是科道  
交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珣不可  
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色 秋八月調威寧  
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爲越所  
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  
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  
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率皆預治具夙戒以  
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

皆避之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者  
向供具甚肅且備適迎謁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  
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  
矣泰拱手而立 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  
罔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爲腹心自相表裏肆羅  
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  
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  
陛下漸成羽翼可爲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爲奸  
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削王越  
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

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民起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善諛諧恆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



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韋瑛謫  
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十餘  
人不軌會鞫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  
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  
直設西廠喟然廢書歎曰嗟乎法之涼也國行  
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璧必有微  
瑕故黈纁塞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污國君含詬  
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  
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

文苛細繩下識者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訶  
人牀第方言巷語競人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  
獄不知竹筩鉤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况  
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  
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  
將閭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  
慘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宮掖  
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  
桓靈養奸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  
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

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授  
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  
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  
闥委命奄嬖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  
魏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  
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  
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  
大藤猺賊幼蓄禁中不思日磔竇瑟之忠妄有  
祿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役  
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珠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  
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詼諧悟主  
談笑除奸覃懷乃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  
孟子之流滄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  
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荆襄之上  
游爲鄖陽鄖古麋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  
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  
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  
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  
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旣多  
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

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謫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

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  
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僞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  
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眾至數萬劫襄鄧  
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  
命賊狙爲故常不肯散恕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  
民好亂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爲總兵  
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  
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  
進擣其巢

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荆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劉千

斤之亂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遠安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 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

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



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  
畱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  
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  
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  
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  
出遠安卽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  
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  
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僞都  
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  
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

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巖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 六月石和尚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 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眾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

指揮白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  
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  
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旣而并誘執劉  
千斤妻連氏及其僞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  
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譖於朱  
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十一月磔  
石和尚劉長子於市敘平荆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爲  
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  
治荆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鬍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  
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  
人李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  
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渭  
南間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  
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荆襄南陽爲之騷然 十一月  
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  
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  
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

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勅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後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間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十一月

荆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勅畱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卽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爲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眾五百屯於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爲惡者兵入盡草薶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旣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爲墮淚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

御史項忠獻荆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今及蕩平卽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功次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 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畱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亙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



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馬吏日文會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爲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

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  
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爲之撫綏軍衛官爲之守禦  
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  
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  
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  
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  
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  
鳳陽霍丘山勢綿亙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  
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帑藏執縣官民  
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

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  
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眾請  
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  
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  
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  
所言行之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卽其地設湖  
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徧置諸郡縣深  
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  
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爲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  
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

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畱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爲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

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兼制  
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  
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以爲南京兵部尚書傑勞  
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泣  
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爲右僉都御史  
開府鄖陽著爲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  
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互屬下  
抵鳳陽廬霍地徧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複  
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

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  
周終徙洛漢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  
鄖處萬山林篁叢密地旣紆迴利堪樵給流民  
生長莫隸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  
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旣多遂生雄  
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脅力  
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  
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  
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  
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

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旣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旣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薶良民枕藉山谷戍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

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畱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漑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誨盜非惟棄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耨鉏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虔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爲己功者吾又以傑



爲百世如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爲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砦砦巖巖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蓋

有孤藤度峽礮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爲府江週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隩谷層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

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獠人善傅  
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獠亦憚之景泰  
中獠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  
樂皆應之攻隲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  
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  
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  
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  
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爲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  
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撻之流血啼不止  
浙江左參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扞南顧

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闡外  
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  
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  
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  
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  
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  
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  
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  
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  
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

心腹旣潰諸處之賊假息遊魂耳何煩於逐乎舍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  
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  
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  
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  
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  
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  
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  
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  
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雍

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崑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且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悉防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騏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嶼張剛王岷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林平南分八道入



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  
五屯防其奔軼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  
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  
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  
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  
朔韓雍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別遣兵斷諸山口賊  
聞兵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  
出捍峽南排柵堅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  
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  
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笆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

戰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焚柵烟焰蔽  
天日晝晦賊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厦  
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峒沙田古營牛腸  
大岫大塞等寨賊屋廬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  
巢中眾栗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旣潰入橫  
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  
九層樓等山絕崖懸壁勢控霄漢林箐叢惡非人所  
處樹柵據之用千觔礮石大木轉而下聲若雷巖谷  
皆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  
覘賊發竭舉礮爲應自卯至未賊發竭礮舉大駭雍

督將士緣木扳蘿而升，援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禁禦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互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

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雍何乃殺良民  
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斫手足剝腸  
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  
有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  
數千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悚如小吏  
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  
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  
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  
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  
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

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  
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  
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  
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  
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  
曰任若自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  
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  
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  
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  
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

首乞爲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獠獞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克賊畏之旣平雍乃上言諸獠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蠻戎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

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於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獐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卽以李慶爲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卽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爲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

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  
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  
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  
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  
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爲梗蠻初獲  
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  
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卽殺之因循猖  
獗遂負固大爲寇至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  
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  
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分永順兵進勦牛鵬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

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甚眾賊潰散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險設伏待之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於

是斷藤之賊略盡先是守仁因入寨賊去斷藤稍遠  
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  
五千餘眾進勦入寨徭賊各兵乘夜銜枚襲之昧爽  
抵賊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  
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  
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  
古蓬寨破之連克固安古鉢都者峒諸寨於是入寨  
之賊亦盡前後擒斬三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  
師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

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  
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  
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  
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眾  
譟城下殺人僉事鄔閱參議孫繼武言於都御史潘  
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  
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  
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  
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  
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黃貴韋香

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諸獠大憤恚  
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眾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  
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閱與繼  
武以啟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  
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  
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  
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  
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  
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

時出殺掠溥人苦之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卽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溥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由他徭庶相信

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繫獄遣雄論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獠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獠競言事果由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汝成旣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旣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

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  
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高乾  
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  
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畹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  
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  
紫荆諸處賊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  
威諸猺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  
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  
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  
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



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  
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木昂  
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  
文繡由藤峽夾攻大阮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  
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  
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  
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眾  
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  
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  
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

且曠日久多費糧饟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  
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  
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  
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  
賊賂斂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  
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  
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  
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徭歸  
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於督府凡  
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

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  
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  
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  
江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哈呀峭削盤矗  
捫天高瞰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邃谷矣其徑  
則引一綫歷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  
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  
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岫臨江壁立敵不敢仰  
關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

可裹糧而窮也其產則密箐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鳥道蠶叢華有天門箭括已爲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而獠獷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狺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瘿匏腫樗輸匠不能斲籬條戚施官司不能材神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赤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

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  
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癘疥之疾能廢七  
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竝所以決  
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潯水決其樊籬縱火  
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眾憑險斂兵拒戰而王  
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猿牽蟻附漢幟先登磨  
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縵奪其世  
險至於支離身首刳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乘  
燾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  
擊勿失宣暢皇靈顯彰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

也然猶武備中弛苞蘖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  
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  
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率用  
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  
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久革其故  
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

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卽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晉爲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土番地無水而常寒多

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爲威武王居之  
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關以西置不問  
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爲忠順王卽其地  
置哈密衛關以西衛七曰哈密安定阿瑞赤斤蒙古  
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  
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刺以天山爲界授其  
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  
凡西域人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遺意也洪熙元  
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黃猝遇戰鬥須有  
備敕邊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刺強數侵哈密哈密懼



稍持兩端璽書諭母背德終不悛至拘畱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橫邊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傳爲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無子王母弩溫答失力署國事爲札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札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今寇退宜敕復還哈密乃以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而土魯番時強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及劫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眾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

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爲我西藩  
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爲蠶食嘉峪  
外皆強敵而禍中甘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  
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眾已潰散文  
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  
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擣二衛宜還兵自爲守遂  
引還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屬諸衛矣

十二年秋八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  
貢且致書鎮巡飾罪稱王母已死朝使至卽歸金印  
城池然特謾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

於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觖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

孝宗弘治元年冬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陽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頌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往

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敵之強我屢卻款何小蠢輒與我構且憫然王也姑許如例入貢請敕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璽書下阿黑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旣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褒

予金幣以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  
文升謂戎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  
兒哈刺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也克力相侵逼  
必得元裔鎮之可懾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  
安定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  
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乃遣使立  
之輔以奄克孛刺阿朮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  
得阿朮郎更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  
復搆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朮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強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綏謙往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刺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

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予貢否則畱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緹謙於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於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賈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

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間我入  
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  
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卽從  
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  
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  
汗大掠罕東諸郡謀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躡  
甘州文升曰是虛聲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  
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  
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畱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  
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絕人能并開六弓  
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  
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馬文升聞  
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  
背曰爾諳番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策安出  
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  
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  
熟食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  
進亦以方畧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

終不知懼文升乃卽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  
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  
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  
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  
乏絕不得馳牙蘭訶知乘千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  
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  
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時士馬乏糧多  
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頗憚  
中國上念邊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閭皆以功

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奄克孛刺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刺木城駐軍奄克孛刺密結瓦刺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及乜克力等部中國撓之窘甚令其兄馬

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於閩廣 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刺哈刺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刺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爲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

厭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爲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畱家之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刺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掊尅諸部阿孛刺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刺陰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眞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刺往諭部眾迎陝巴還阿孛刺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刺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刺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攜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

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尋逸出城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

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刺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刺哈三  
不可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  
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克孛刺往  
不從奄克孛刺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  
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  
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  
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  
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戎官  
賜之金幣撫戎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眾至分據刺  
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半甘州

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遣書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 敕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衛如遇土番內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遺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陷乃以繒綺二千白金



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  
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  
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  
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  
辱國兵部尚書陸完寢其奏滿速兒謀知兵罷益驕  
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刺入寇河西且遣人索  
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  
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  
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

督遇事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  
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質畱來使虎都六撒者  
兒糜其意滿速兒聞畱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  
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  
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芮寧  
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芮寧陣沒亡七百騎兵迫城下  
哈密降同居肅州城頗爲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  
諸回及都督失拜烟荅等凡衷甲者捶殺之嬰城守  
調屬部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刺擣巢穴破其  
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尾擊

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領陷  
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  
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又  
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  
昆異議兵部尙書王瓊修邠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  
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  
京覬知王瓊與彭澤邠突入長安左門訟冤下錦衣  
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  
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

尚書石玠曰大夫出使於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眾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祚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

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眾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眾譁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聞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其使閉關絕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遇亦不刺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眾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縻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  
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羈畱貢使往諭土魯番令  
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  
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讐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  
居金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  
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刺必  
西連察台徒足召釁議遂寢尋王憲爲提督復遣使  
往諭之士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  
亦去職張璫桂萼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

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  
乃可寧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卽上書論  
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疇誣罔璫萼擬  
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  
功失實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爲土魯番所忌  
得不死戍邊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 十二月牙  
木蘭率眾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爲土魯番所  
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  
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畱  
貢使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

蘭懼率屬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糾瓦刺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卻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於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齋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旣歸乞令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置沙州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訖吉孛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



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  
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藩內  
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  
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  
今嗣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  
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規規忠順後可  
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何有  
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自罕慎以來狎  
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  
俱爲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璠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於肅州境內獨畱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卽率諸戎寇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荅妻兵部因請許土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爲期使十二人入

京餘畱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  
牙郎終不可復無何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諸戎部  
落皆爲薦食失故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寇窟西海瓦  
刺巢北山河西三面並居寇盜守臣頻歲備羌戎無  
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叩邊而臣卽  
仰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西羌  
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殫財隕兵浮河抵  
漠其與蒲桃天馬妄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  
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西

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  
羌也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逋寇  
扼其吭而有之爲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卽位  
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  
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吳通好必取荊州以世  
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哈密衛印更  
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主盡  
非長策阿黑麻旣壯復修夙釁再殺罕慎孝宗  
仍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就執張海見  
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略楊翥議乘間夫

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  
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而進等  
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不  
遇敵死亡畧盡僅得空城爲世口實中國長技  
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  
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  
蒲伏納土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  
歸番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  
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緡幣邀功恢復罪過王恢  
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次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  
被兵焉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鬪旋作左袒彭  
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  
疆爲赤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爲兵端嫉輔臣  
之激始訐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  
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  
大帥如弈棋視巖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  
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藩甌  
脫又當罪從末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  
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高帝  
授平涼衛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  
牧射獵爲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貲力雄諸族  
成化初孛來毛里孩內侵土達孛來者獨以羊酒奉  
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  
牧鳴沙州與土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

秦以狀聞於巡撫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四所陳介下吏捕治之滿四素縱佚不知法頗危懼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爲餽李俊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濤爲平涼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濤素戇不知滿四等異謀率眾往捕滿四知之俟濤至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眾散遂劫濤號集諸土達以四月叛入石城石城在眾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罅皆牆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



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  
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畱小門僅容單騎  
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  
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  
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僞尊四爲招賢王李  
俊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  
清自靖虜率眾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  
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  
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  
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延綏都御史王

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候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卽出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降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卽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梃而鬪官兵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失軍資甲械千數兵有被

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係土  
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無算且  
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  
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參將  
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  
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  
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且於營外得賊所  
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眾知爲緩兵計置  
之忠等議進兵方畧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  
進兵忠與文升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綏巡撫

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  
進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  
進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  
進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  
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  
戰賊佯敗斂眾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  
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  
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眾忠爲流矢所  
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卻劉玉被圍城下眾潰玉  
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眾懼不敢退玉

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曰勝負常事耳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 朝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寇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  
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  
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  
率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  
力攻之信等以忠異己各煽浮言會有星孛於台斗  
中外洶洶占者以爲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  
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  
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  
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卽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  
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

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  
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  
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  
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州兵三  
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會日  
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請  
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等詣城下  
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馳遶門外  
以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帥數十騎往叱  
賊使斂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參將激變故乞宥

死請降忠等言劉馮二人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  
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濤曰爾被劫入城非反  
者濤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濤歸營而滿四狐疑復  
走上山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降 十一月諸將相  
持久時天寒甚士卒墮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  
變卽黃河凍倘有外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  
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眾不能  
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眾恐多傷人不  
果然賊見攻具甚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  
歸賊聞出降者益眾有楊虎狸者最驍悍滿四所任



倚夜使虎貍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貍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遣之令爲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貍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於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卽滿四也旣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貍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

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  
擣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  
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  
下賊北行卽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  
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  
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  
今若縱之逸去他日必爲陝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  
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  
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  
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

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狸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牆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餘賊百餘人走據葦箒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畱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并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曰披堅於石城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於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爲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貲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參將劉清斂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劫滿濤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

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  
啓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陽千里而遙緣峭壁  
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  
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郿塢之中劉曜入  
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固知四者特僨轅之  
小犢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眾僞  
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  
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謖之輕出則街亭無敗  
用許歷之據險則關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  
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文升躬擐甲胄圖山

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鉤  
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  
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虜之  
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  
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  
敵而忠以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郗部  
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辨賊  
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畧本於政府所喜者彭  
時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  
決勝千里之外比於真長料桓温之必克郗超

識謝玄之有成猶爲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  
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  
艾東門之役撤其關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  
俾易種於茲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